

修改说明

审稿专家 1

修改意见：修改稿质量有显著提升，还存在以下一些细节问题需要进一步完善：

1、1.2 节中，首先，第一……第四，最后。这样的阐述逻辑性略差。是否可以将前四点归结为一个大类，“最后”这一点归结为另一个大类。通过这样的调整可以提升整体的逻辑性。

回复 1：首先，非常感谢专家对手稿积极的肯定。也非常感谢专家再次提供的意见与建议。我们接下来将逐条进行针对性的回复，希望能够解答您的困惑，并结合您的建议弥补手稿存在的不足，从而再次提高手稿的质量。

我们在修改稿的“1.2 二者的异同”部分采纳了您提出的第一个建议。具体来说，我们将“一般阴谋心态”与“具体阴谋信念”之间的差异归纳为两方面：第一个方面是测量上的差异；第二个方面我们结合 Sutton 等人(2024)提出的最新的观点将原手稿中的四个小类进行了一个融合，提炼为由测量差异所导致的一般阴谋心态的相对“稳定性”和具体阴谋信念的“易变性”。此外，我们修改了手稿的逻辑表述，并且在介绍完二者的差异之后新增一小段文字内容对此进行总结，以提高手稿的整体逻辑性。

更具体的修改请参考手稿中“1.2 二者的异同”的蓝色字体部分。

2、“由此可见，测量一般阴谋心态的量表受文化背景和时间情境的约束更少，而对具体阴谋信念的测量则可能受到文化、时间等背景因素的影响(Sutton & Douglas, 2020)。”在这一部分总结中，区分两个变体的区别，时间情景的影响比较显而易见。然而，得出的结论中，文化背景影响的差异似乎交代的不是非常清楚，建议进一步完善。

回复 2：感谢您的建议。参考您的建议，我们对手稿的逻辑表述和具体内容进行了相应的修改。具体来说，针对我们提出的“一般阴谋心态的测量受文化背景、时间情境以及样本的约束更少，而具体阴谋信念的测量则容易受到这一系列因素的影响”这一观点，我们从时间、文化和样本这三个因素的角度各自补充了例证，以此来强调二者的区别。例如，关于“具体阴谋信念”会受到文化因素的影响，我们在手稿中补充了如下表述：

“具体阴谋信念还可能受到文化因素的影响，比如中国被试比美国被试表现出更高的具体阴谋信念，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受到权力距离价值观和集体主义文化的影响(van Prooijen & Song, 2021)。”

通过从我们提出的三个方面补充详实的例证，可以使我们提出的结论更为充分、完善。具体修改请参考手稿中“1.2 二者的异同”的蓝色字体部分。

3、在根据群际视角划分具体阴谋信念所使用的理论根源是否也能用于佐证一般阴谋心态？若根据其定义，对一般阴谋心态指的是普遍相信事件由阴谋引起的倾向性而言，一般阴谋心态似乎也能划分为内外群体的区别。为什么作者仅是对具体阴谋心态进行划分呢？

回复 3：感谢您的评论。我们认为这些理论根源并不适用于“一般阴谋心态”，因而不能对一般阴谋心态进行内、外群体的区分。我们将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阐释。

首先，从定义的角度出发，虽然一般阴谋心态是一种相信事件背后存在阴谋的普遍的心理倾向，但我们在手稿中已经阐明“一般阴谋心态在概念上不涉及具体事件”。也就是说，

一般阴谋心态更高的个体会普遍地认为任何事件都可能由阴谋引起,而不受具体事件所涉及的阴谋对象来自于内群体还是外群体的影响。这也是一般阴谋心态区别于具体阴谋信念的一个本质性差异,即“一般阴谋心态”与“具体事件”、“具体阴谋对象”、“具体情境因素”等都无关。

其次,从测量的角度出发,我们在手稿中已经阐明“一般阴谋心态的测量条目相对更抽象”,例如“出于自身利益,许多重要信息被故意对公众隐瞒”。这样的测量条目关注的是阴谋论的**本质特征**(如“信息掩盖”),而与具体阴谋论指控对象的群体属性无关。也就是说,具有更高一般阴谋心态的个体会普遍相信重要的信息被掩盖了,而无论这件事发生在内群体,还是发生在外群体。

最后,基于以上这两点,我们可以发现“一般阴谋心态”作为一种普遍倾向与具体阴谋论所指控的对象无关。而从区分“具体阴谋信念”的理论根源出发,无论是“阴谋论的存在威胁模型”、“社会认同理论”还是“阴谋论的进化功能理论”都强调了要根据阴谋所指控对象的群体属性特征来区分具体的阴谋论,这已经超出了“一般阴谋心态”本身内涵的范畴。

因此,基于以上这三点,我们认为这些理论根源不适用于对“一般阴谋心态”再次进行内、外群体的划分。并且,我们相信目前的手稿已经能够帮助读者对“一般阴谋心态”和“具体阴谋信念”有一个清晰的理解。

再次感谢您提供的意见与建议。

编辑部复审

修改意见:1、提高阐述逻辑性。例如,1.2节中,首先,第一……第四,最后,结构较为零散,阐述逻辑性略差。建议加强归类,形成简洁的逻辑框架。又如,“由此可见,测量一般阴谋心态的量表受文化背景和时间情境的约束更少,而对具体阴谋信念的测量则可能受到文化、时间等背景因素的影响(Sutton & Douglas, 2020)。”此处,文化背景影响的差异需要进一步明确阐述。

回复1:首先,感谢编辑提出的意见与建议。其次,参照编辑与审稿专家的同行评议,我们已逐条进行了回复,并对手稿进行了针对性的修改与完善。针对您的第一条建议,正如我们对审稿专家的回复,我们已充分采纳了您和审稿专家的建议。

具体来说,在修改稿的“1.2 二者的异同”部分,我们将“一般阴谋心态”与“具体阴谋信念”之间的差异归纳为两方面:第一个方面是测量上的差异;第二个方面我们结合 Sutton 等人(2024)提出的最新的观点将原手稿中的四个小类进行了一个融合,提炼为由测量差异所导致的一般阴谋心态的相对“稳定性”和具体阴谋信念的“易变性”。此外,我们修改了手稿的逻辑表述,并且在介绍完二者的差异之后新增一小段文字内容对此进行总结。这样的归类与小结都是为了形成简洁的逻辑框架,以提高手稿的整体逻辑性。

此外,针对“一般阴谋心态的测量受文化背景、时间情境以及样本的约束更少,而具体阴谋信念的测量则容易受到这一系列因素的影响”这一观点,我们从时间、文化和样本这三个因素的角度各自补充了例证,以此来强调二者的区别。例如,关于“具体阴谋信念”会受到文化因素的影响,我们在手稿中补充了如下表述:

“具体阴谋信念还可能受到文化因素的影响,比如中国被试比美国被试表现出更高的具体阴谋信念,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受到权力距离价值观和集体主义文化的影响(van Prooijen & Song, 2021)。”

通过从我们提出的三个方面补充详实的例证,可以使我们提出的结论更为充分、完善和

明确。更具体的修改请参考手稿中“1.2 二者的异同”的蓝色字体部分。

2、在根据群际视角划分具体阴谋信念所使用的理论根源是否也能用于佐证一般阴谋心态？若根据其定义，对一般阴谋心态指的是普遍相信事件由阴谋引起的倾向性而言，一般阴谋心态似乎也能划分为内外群体的区别。为什么作者仅是对具体阴谋心态进行划分呢？

回复 2：感谢您的评论。正如我们对审稿专家的回复，我们认为这些理论根源并不适用于“一般阴谋心态”，因而不能对一般阴谋心态进行内、外群体的区分。我们将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阐释。

首先，从定义的角度出发，虽然一般阴谋心态是一种相信事件背后存在阴谋的普遍的心理倾向，但我们在手稿中已经阐明“一般阴谋心态在概念上不涉及具体事件”。也就是说，一般阴谋心态更高的个体会普遍地认为任何事件都可能由阴谋引起，而不受具体事件所涉及的阴谋对象来自于内群体还是外群体的影响。这也是一般阴谋心态区别于具体阴谋信念的一个本质性差异，即“一般阴谋心态”与“具体事件”、“具体阴谋对象”、“具体情境因素”等都无关。

其次，从测量的角度出发，我们在手稿中已经阐明“一般阴谋心态的测量条目相对更抽象”，例如“出于自身利益，许多重要信息被故意对公众隐瞒”。这样的测量条目关注的是阴谋论的本质特征（如“信息掩盖”），而与具体阴谋论指控对象的群体属性无关。也就是说，具有更高一般阴谋心态的个体会普遍相信重要的信息被掩盖了，而无论这件事发生在内群体，还是发生在外群体。

最后，基于以上这两点，我们可以发现“一般阴谋心态”作为一种普遍倾向与具体阴谋论所指控的对象无关。而从区分“具体阴谋信念”的理论根源出发，无论是“阴谋论的存在威胁模型”、“社会认同理论”还是“阴谋论的进化功能理论”都强调了要根据阴谋所指控对象的群体属性特征来区分具体的阴谋论，这已经超出了“一般阴谋心态”本身内涵的范畴。

因此，基于以上这三点，我们认为这些理论根源不适用于对“一般阴谋心态”再次进行内、外群体的划分。并且，我们相信目前的手稿已经能够帮助读者对“一般阴谋心态”和“具体阴谋信念”有一个清晰的理解。

3、全文表述仔细修改，进一步提高文字表述的严谨性、学术性、流畅性，避免由于表述问题被拒稿。

回复 3：感谢您的建议。本文的多位合作者针对手稿中文字表述的严谨性、学术性和流畅性再次进行了挑剔性阅读，并且进行了相应的修改、完善与提高。具体的修改请参考手稿全文的蓝色字体部分。本文的通讯作者，即本文第一作者的导师具有丰富的中文写作与投稿经验，他也对手稿进行了多次挑剔性阅读，并且能够对修改稿的行文逻辑、写作规范、语言表达以及内容质量把关。我们相信目前的手稿在行文表达的逻辑性、严谨性、学术性、流畅性和可读性等方面都有了实质性的改进与提升，希望能够达到贵刊的发表水平。再次感谢编辑和审稿专家的工作！

修改说明

审稿专家 1

修改意见：文章对阴谋论这一问题做了细致的分析，在以往理论和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些新的想法，文章的文献充分，结构完整，是一篇较好的综述性论文。文章也存在一些可以进一步提升的地方，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论文写作的格式像是从学位论文中摘抄出来的，需要参照发表论文的格式。二是语言需要进一步改进，对句子的把握需要注意，断句要注意平衡，不能口语化。

回复 1：首先，感谢专家对手稿的积极肯定。其次，对于您提出的第一个方面，我们删去了原手稿中“1.1.1 一般阴谋心态”、“1.1.2 具体阴谋信念”、“1.2.1 相似之处”、“1.2.2 相异之处”、“2.2.1 阴谋论的存在威胁模型的解释”、“2.2.2 阴谋论的进化功能解释”、“2.2.3 社会认同理论的启发”等三级小标题，使文章的结构更为清晰、凝练，避免原有格式的冗余，更符合期刊论文的格式规范。最后，对于您提出的原手稿行文语言方面的不足，本文的多位合作者对此进行了多轮挑剔性阅读，特别是针对原手稿中的断句和口语化表达进行了全面的改进。具体修改请参考修改稿中的蓝色字体部分。此外，本文的通讯作者，即本文第一作者的导师具有丰富的中文写作与投稿经验，他也对手稿进行了多次挑剔性阅读，并且能够对修改稿的行文逻辑、写作规范、语言表达以及内容质量把关。我们希望以上修改能够充分有效地改进当前手稿的格式与语言规范，以达到发表水平。

审稿专家 2

修改意见：该研究基于现有对阴谋论、阴谋信念的研究，对其中的核心变体——即“一般阴谋心态”和“具体阴谋信念”展开梳理区分，聚焦于以往研究者对于此二变体的关注及其转变，并通过文献证据探讨了该转变趋势背后的原因；此外该研究还试图从群际视角描述与解释具体阴谋信念所涉及的阴谋对象不同时，可能产生的社会后果及背后的动机基础，为未来研究提供了新的研究范式。但研究目前仍然存在一下问题待与作者商榷：

1. 通过 1.1.1 和 1.1.2 两个部分的概念性定义阐述，一般阴谋心态和具体阴谋信念的定义并未得到鲜明的区分，作者能否结合具体实例，帮助读者更准确地厘清两个变量。

回复 1：感谢专家提供的意见与建议，我们接下来将逐条进行针对性的回复，希望能够解答您的困惑，并结合您的建议弥补手稿存在的不足，从而充分提高手稿的质量。

针对您提出的第一个建议，我们在修改稿的“1.1 二者的定义”和“1.2 二者的异同”两个部分添加了具体的例证来帮助读者更准确地厘清“一般阴谋心态”和“具体阴谋信念”这两个核心变量。例如，我们补充了以下内容：

例如，针对新冠病毒的起源，大量西方民众认为这是从武汉实验室泄露的“人造病毒”；同时，不少中国民众相信这是美国投放的“生物武器”(Mao et al., 2023)。这二者就是关于新冠疫情这一具体社会事件的不同具体阴谋信念。

我们以此例证来阐释什么是“具体阴谋信念”。其他更具体的修改请参考手稿中“1.1 二者的定义”和“1.2 二者的异同”的蓝色字体部分。

2. “阴谋心态”与“一般阴谋信念”是何关系？二者在 1.2 部分存在混用、表意不清的情况，请作者进一步厘清变量概念，以便读者理解。

回复 2：感谢您的建议。我们对原手稿的表述逻辑进行了调整。具体来说，我们将原手稿“3 小结与讨论”中关于“一般阴谋心态”与“具体阴谋信念”关系的讨论与原手稿“1.2 相似与区别”中的部分相关内容进行了整合，并在修改稿中特意增加了“1.3 二者的关系”这一小节内容专门讨论“一般阴谋心态”与“具体阴谋信念”之间的关系。我们在修改稿中对二者之间关系的总结为：“具体阴谋信念”受到个体的“一般阴谋心态”和与具体事件内容、社会背景相关的情境因素的共同影响。

增加新的小节——“1.3 二者的关系”，能够有针对性地阐释“一般阴谋心态”与“具体阴谋信念”之间的关系这一重要命题，避免混用与表意不清，有效帮助读者进一步厘清两个核心变量的概念与联系。具体修改请参考手稿中“1.3 二者的关系”的蓝色字体部分。

3. 在描述具体阴谋信念与一般阴谋心态时，具体阴谋信念的测量“由于字数限制、背景信息缺失等”原因而与一般阴谋心态混淆这一点，是否能够算作二者固有的相似点？请作者斟酌。

回复 3：感谢您的评论。我们对相关参考文献再次进行了梳理与反思，并且认同您提出的观点——将原手稿中的“相似点”作为“一般阴谋心态”与“具体阴谋信念”之间的固有相似点是不准确的。我们认为，这些相似点更符合以往研究在测量上的不规范或特殊性而造成的“人为”的相似性。因此，我们对该部分重新进行了总结与阐释。具体修改请参考手稿中“1.2 二者的异同”的蓝色字体部分。

4. 内外群体阴谋信念划分的必要性或需基于内外群体的划分绝对性。以文中论述为例：“外群体一直是众多阴谋论指责的对象，但也存在大量指责内群体（如本国政府或其雇员）的阴谋论”，此处，作者以“本国政府或其雇员”作为内群体的例证，与前文的“外群体”形成对比，但当民众对“本国政府或其雇员”持有阴谋信念时，这类人群是否仍然被民众看作内群体？他们相对于其他国家政府而言属于内群体，但相对于民众自身立场来说，也可能是税务标准的制定者，即可能的利益冲突方，此时他们是否变成了相对的外群体者？

回复 4：感谢您的评论。我们承认对于内、外群体阴谋信念的划分没有一个绝对的标准或清晰的界线，这是由于人们对自己所从属的内群体（或外群体）身份往往基于自身主观的判断。对于您这里所提到的“本国政府或其雇员”，根据以往文献的定义以及研究实践，往往会将他们视为“内群体”，这是由于人们一般会将政府与国家或社会系统联系在一起，而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很难将自己从这种内群体身份（作为国家的一员）中剥离出去。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在以往研究实践中，当把关于“本国政府或其雇员”的阴谋论视为内群体阴谋论时，会发现与外群体（如外国政府）阴谋论不同的结果。本文延用了这样的内、外群体的区分标准和习惯。但同时，我们也在手稿中强调，只有当“个人难以将自己从该内群体身份中剥离出去时，人们所感知到的才是内群体阴谋论”，以此明确该划分标准的适用范围，避免分歧。此外，我们在修改稿“3 小结与讨论”的第四段专门讨论了您提出的这一问题，承认对于那些将自己与政府的利益对立起来敌视政府的人来说，关于“本国政府或其雇员”的阴谋论也可能是外群体阴谋论。并且，我们再次强调了当前手稿中内群体阴谋论的适用范围——“我们的论点应该涉及更为广泛的群体，这些人群很难将自己的内群体成员身份从自己归属的内群体（例如，作为一个国家的公民，或者作为一个政党的成员等）中剥离出来”。希望这些修

改与补充说明能够帮助读者更充分、更清晰地理解本文的观点，避免误解。具体修改请参考手稿中“2 从群际视角划分具体阴谋信念”的第一段和“3 小结与讨论”的第四段的蓝色字体部分。

5. 行文逻辑有待完善。“阴谋的进化功能解释”部分中提到，“进化心理学将阴谋信念与“敌对联盟”联系起来，突出了内、外群体之间的对立”，这一点是否与前文所述“虽然外群体一直是众多阴谋论指责的对象，但也存在大量指责内群体的阴谋论”相冲突？请作者进一步完善行文逻辑。

回复 5：感谢您的评论。原手稿中“虽然外群体一直是众多阴谋论指责的对象，但也存在大量指责内群体的阴谋论”这句话容易给读者造成误解，因此在修改稿中，我们删去了这一表述。并且，参考相关文献，我们原手稿中所使用的“敌对联盟”这一概念的翻译不够精准，因此我们在修改稿中统一采用“敌意联盟”这一表达。我们还对“阴谋的进化功能解释”部分的行文逻辑和观点阐释重新进行了语言组织，避免原手稿中语言表述的矛盾，并更清楚地表达我们的核心观点。具体修改请参考修改稿中“2.2 理论根源”的第三段的蓝色字体部分。

6. 近年文献量不足，请作者进一步阅读该领域近 3-5 年的相关文献，补充研究前沿依据，完善文献综述。

回复 6：感谢您的建议。我们补充了以下最新的参考文献。

- 田彩玉, 茆家焱, 杨沈龙, 郭永玉. (2024). 集体自恋与阴谋论信念的关系及机制. *应用心理学*.
- Douglas, K. M., & Sutton, R. M. (2023). What are conspiracy theories? A definitional approach to their correlates, consequences, and communication. *Annual review of psychology*, 74, 271–298.
- Gkinopoulos, T., & Mari, S. (2023). How exposure to real conspiracy theories motivates collective action and political engagement? The moderating role of primed victimhood and underlying emotional mechanisms in the case of 2018 bushfire in Attica. *Journal of Applied Social Psychology*, 53(1), 21–38.
- Imhoff, R., Dieterle, L., & Lamberty, P. (2021). Resolving the puzzle of conspiracy worldview and political activism: Belief in secret plots decreases normative but increases nonnormative political engagement. *Social Psychological and Personality Science*, 12(1), 71–79.
- Nera, K., Procop, I., & Klein, O. (2023). Comparing the ideological correlates of anti-government and anti-Roma conspiracy beliefs in Romania. *Journal of Pacific Rim Psychology*, 17, 18344909231162276.
- Van Prooijen, J. W., Währing, I., Mausolf, L., Mulas, N., & Shwan, S. (2023). Just dead, not alive: reconsidering belief in contradictory conspiracy theories. *Psychological Science*, 34(6), 670–682.
- Zhai, Y., & Yan, Z. (2023). Political ideology, ingroup favoritism, and conspiratorial thinking: Patriotism, nationalism, and COVID-19 conspiracy theories. *Psychological Reports*, 126(4), 1784–1802.

修改后的手稿共有 50 篇参考文献，2019-2024 年的近五年文献有 28 篇，占比 56%。因此，当前的手稿是以近五年文献为主的综述文章。最后，再次感谢您提出的所有意见和建议，希望我们的回复能够解答您的疑问，我们对手稿进行的修改能够切实解决存在的问题，并有效提高文章的质量。

编辑部复审

修改意见：研究选题、基本设计和数据结果得到同行较为积极的评价，但写作和格式规范性上需要大幅度提高。请作者认真参照同行评议，逐条彻底修改完善，以达到发表水平。特别提醒，本刊对论文表达的逻辑性、严谨性、准确性和可读性有较高要求，务请作者高度重视并实质性提高，避免因写作表述问题导致退稿。

回复 1：首先，感谢编辑对手稿积极的肯定。其次，参照两位审稿专家的同行评议，我们已逐条进行了回复，并对手稿进行了针对性的修改与完善。特别是对于手稿的写作和格式规范，本文的多位合作者对此进行了多轮挑剔性阅读。本文的通讯作者，即本文第一作者的导师具有丰富的中文写作与投稿经验，他也对手稿进行了多次挑剔性阅读，并且能够对修改稿的行文逻辑、写作规范、语言表达以及内容质量把关。我们相信目前的手稿在行文表达的逻辑性、严谨、准确性和可读性方面都有了实质性的改进与提升，希望能够达到贵刊的发表水平。再次感谢编辑和各位审稿专家的工作！